周易宗義

周易宗義卷八

星源後學程汝繼敬承甫輯

巽☴☴ 巽下巽上　兌☱☱ 兌下兌上

陸庸成曰前爲震艮取一陽之下而上也後爲巽兌取一陰之下而上也巽順兌悅皆陰德也以陰爲主不可以訓故亨利之占巽以從剛而兌以剛中　按巽與兌皆剛中正巽說義亦相類而兌則亨巽乃小亨者兌陽之爲也巽陰之爲也兌柔在外用柔也巽柔在內性柔也巽之亨所以小也

程傳爲卦一陰在二陽之下巽順于陽所以爲巽也

馮氏曰巽一陰在二陽下取義卑也順也伏也入也卑以其下于陽順以其承于陽伏以其藏于下入以其進于下其象爲風亦以其委曲而入于物无所不順也

張氏曰巽與謙相類而不同謙主陽中實而若虛其至也德盛而禮恭巽主陰內柔而性入其弊也諂畏而失巳蓋有時乎巽而不可過也

胡氏曰上經自乾坤後震坎艮三男皆用事至小畜履巽兊方用事小畜者小者指巽之一陰也下經震艮既重之後至此方見巽兊之重巽之彖曰小亨亦小巽之一陰也一陰之萌聖人每抑之如此八卦之重上經乾

先坤次之坎先離次之下經震艮先巽兌次之皆重陽也

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天下事惟大力量大才識方能大有爲巽陰爲主故亨小巽陰能從陽而得陽助故利往往而從陽剛中正之大人則可資以爲大而利見也潘雪松曰巽順不干大人未必不爲過也

程敬承曰巽與旅皆小亨何也旅道用柔巽亦主柔也柔皆順剛故吉利稱焉

彖曰重巽以申命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順乎剛是以

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朱子曰巽卦是於重巽上取義重巽所以爲申命申命非是兩番降命只是丁寧反覆之意巽風也風之吹物无處不入无物不鼓動詔令之入人淪肌浹髓亦如風之動物也　陸庸成曰姤之巽曰施命告四方渙之巽曰渙汗其大號蓋至柔而入人深者莫如風故命者君之風也

朱子發曰巽者命之始外巽者申前之命也卦體陰陽雖不交而陰皆承陽有命令下之象

程敬承曰命之入人也有在未申之先者矣上下之間

兩情睽隔而徒以命令中之誰其信從故曰重巽以申命巽入也重巽深入也易逑曰入心其孚命乃行未有不巽而命行者也剛巽乎中正而志行申言之耳

章氏曰小亨利往利見皆指初四之柔以爲成巽之主然其所亨而利者非上從二五陽剛之中正其能然哉柔順乎陽剛剛巽乎中正此所以爲巽乎

李隆山曰若剛不順乎中正則將褊隘而爲邪若柔不順乎陽剛則將柔媚而爲諂故柔順乎剛剛順乎中正者所以爲巽之體也

唐凝菴曰巽性柔志常失之不果而不行以二之剛猶

居柔也必巽乎五之剛中而且正者以爲之主而後巽當其道而巽之志斯行巽志行而攸往之无不利可知矣大人指二五柔雖有得位不得位之别要皆以巽順爲道而能順乎剛之中正者能順乎剛之中正則併柔之過巽而就乎中正矣其爲利見也何疑

程敬承曰此節還重首句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明九五之爲大人也柔皆順剛順乎此耳盖偏剛不可有爲惟巽乎中正而志所欲爲無不可行者則安見柔之順之不可資以畜大也苟非陽剛中正之大人見之何益是以巽雖小亨猶得陽之助而利往而利見此大人也故

論成卦、則以柔爲主、論卦才、則以剛爲貴

雲峯胡氏曰上經自乾坤後震坎艮三男皆用事至小畜履巽兌方用事小畜者小巽之一陰也下經震艮既重之後至此方見巽兌之重巽兌之繇曰小亨亦小巽之一陰也八卦之重上經乾先而坤次之坎先而離次之下經震艮先而巽兌次之皆崇陽意也

象曰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

荀爽曰巽爲號令兩巽相隨故申命也法教百端令行爲上貫其必從故曰行事　蘇紫溪曰重在申命上必申命而後行事也商之盤庚周之洛誥諄諄於言語之間惟懼不明且進也聖人之心何心哉欲斯民曉然知吾心之所在而後行耳苟無其心而徒鋪張于命令之

煩則元明之詔不能回廉恥之風建中之詔不能戢強藩之弊雖申命何益耶　洪覺山曰風隨風而不相逆隨者相繼之義隨風何以申命言也蓋天下之能感人者莫如命其尤速于感物者莫如風巽雖以二陰成卦而二五陽剛皆大人中正之體故以申命行事言之如蠱之振民育德觀之觀民設教姤之施命誥四方凡卦之有巽者莫不皆有此意故曰風者天之號令命者人君之號令也然隨風之命令乃聖人盛德化民之事而振民育德之類皆不能外之矣

程敬承曰行事即行其所命者也命之不行必其心有

不相入者申命然後行事貴其入也入不在詔令之煩明矣

初六進退利武人之貞象曰進退志疑也利武人之貞志治也

巽可以制事不可以主事初六卦之所以為巽者也陰柔居下卑巽太過進退不果何所利乎惟利用武人之貞所謂文人治身當如武人是已　羅彝正曰進謂從於陽退謂安于下進退不決巽之象也以陰居陽故利於如武人之貞則有以濟其不及而果於從陽矣理齊曰志治所以治其疑心也巽在內心故傳累以志明之

程敬承曰、志疑則亂、武人之貞、易亂而治也、仲虎曰、此與履六三、皆以陰居陽、故皆稱武人、此以陰居下卦之下、武人之貞、勉之之辭也、履之三、以陰居下卦之上、武人爲于大君、危之之辭也、故小象于此曰志治、于彼曰志剛、張雨若曰、武人非貞、然以過剛而矯太柔之失、則亦爲貞矣、

陸庸成曰、巽於處事、則爲躊躇、故過則疑、而欲其果斷、初柔下故也、巽於承君、則爲靖恭、故過則諂、而貴其精

誠一得中故也

九二巽在床下用史巫紛若吉无咎象曰紛若之吉得中也

宋衷曰巽爲木二陽在上初陰在下床之象也巽義伏二與九五兩剛不相應退而據初心在乎下故曰巽在床下床人之所安巽在床下不安所處過於卑巽者也然九二剛中其心之懇到意之丁寧无非欲通其誠於九五非過諂也象禱祀者用史以祀用巫以報至于紛若之多此只是道達誠意雖煩不厭事君以之吉又何咎說吉又說无咎正恐有議其爲畀之巳甚者耳陸庸

成曰巽之至也其反爲兊兊爲巫周用齋曰夫人之過巽者非諂諛則懷詐耳二有中德非爲邪也使巽由中出惟求通其誠以行其志則無惡于巽矣故曰紛若之吉得中也陽在中有中實之象姜廷善曰九二以事神之禮事上故得中而吉

九三頻巽吝象曰頻巽之吝志窮也

敬仲曰以九居三剛而過中質非巽者巽不出於本心勉强而行之故曰頻巽吝不足也夫其實不能巽至于不得已而後巽其志亦窮矣 唐凝菴曰三剛而不中居巽之中有巽之疑兼巽之躁時躁時巽故謂之頻巽

三在上下巽之間巽而又巽有頻象猶復之稱頻復皆
有作輟之謂位雖未若上之窮而巽之志則已窮而无
可往益以其不能取則于五之中正也安得不吝　汝
吉曰九三頻巽巽貴用柔亦美能下三剛居剛操上人
之心焉巽非其本體也卽勉爲巽能無頻乎頻能無吝
乎以其剛而不能柔也非中也故謂之志窮志疑者可
以治救之志窮則有吝而已

胡仲虎曰復六三頻復厲巽九三頻巽吝聖人不重无
過重改過屢失屢復復在失後故无咎三之剛非能巽者
屢失失在巽後故吝

六四悔亾田獲三品象曰田獲三品有功也

六四才弱勢孤處二陽之間宜其有悔而悔可亡者用柔能下所謂柔順乎剛者也順剛反得剛之助且用有獲焉田武事有剛德之象于以濟巽柔之所不足也正初所謂利武人之貞也介甫曰田者興事之大者也三品有功之盛者也柔而可以大有功巽乎正而德所附也　陸庸成曰巽爲近利三倍故獲三品　蘇紫溪曰解曰田獲三狐去小人也巽曰田獲三品覲君子也三損三益之辨其嚴哉

九五貞吉悔亾无不利无初有終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

象曰九五之吉位正中也

傳九五剛健中正居尊位爲巽之主命令之所出也然巽者柔順之道所利在貞非五之不足在巽當戒也能貞則吉而悔亾无所不利无初始未善也有終更之始善也若已善則何用命也何用庚也庚更也先庚三日丁也後庚三日癸也丁所以丁寧于其變之前癸所以揆度于其變之後變更之道當如是則吉也甲者事之端也庚者事之變也十干戊已爲中過中則變故謂之庚蠱者從新以造事言之故取諸甲巽者行權以更事言之故取諸庚出令以變更其舊見天道運行之不容

已也、

游讓溪曰巽者蠱之漸也巽而止則蠱矣此爻之詞與蠱相似五居巽體主卦于上而剛健中正所謂剛巽乎中正也貞之義也悔主巽而言貞則於事有飭治振起之義故吉而悔亡无不利也有蠱之漸无初也治之有終也先庚後庚申命以防蠱也程傳善慮善救之說是也張中溪曰易于甲庚皆曰先後三日者盖聖人謹其始終之意也

潘雪松述曰九五居位發號施令更革事宜者也處巽出令以中正為善九五巽體剛德居中履正有通變宜

民之本貞而吉也凡巽之可以致悔者皆亡矣則何不利焉巽以行權權在五也无初有終以巽入也先庚三日恐其无初也後庚三日欲其有終也更革以順民心與之慮始未有不駭聽者故未令而先示之詳未至巳日則必有不孚者故既令而申示之審則巽乎中正而能如此所以吉也又曰凡有所變更未能申命行事而遽然更新之爲快者有初也而有終則難主終而言故有取於重巽之義先庚後庚是謂申命所以有終也

王註申命令謂之庚夫以正齊物不可卒也民迷固久直不可肆也故先申三日令著之後復申三日然後誅

而无咎悔矣此重巽申命之謂盡乎中正之道也　邵寶曰先後甲三日重甲也甲者始也先後庚三日重庚也庚者更也蠱亂而治有復始之道故曰終則有始巽變而通有尚終之道故曰无初有終　或曰先庚三日巽之下三爻行事之初我與民皆未敢信也後庚三日巽之上三爻行而又行我與民皆信之故曰後庚三日吉明初猶未吉至終而後吉也以人事言以吉終之

程敬承曰此爻全重貞字先庚後庚中正之道貞之謂也夫變更之事大矣非巽以行權不能權而不離乎中正所以吉也

上九巽在床下喪其資斧貞凶象曰巽在床下上窮也喪其資斧正乎凶也

潘雪松述曰上九陽剛本足有爲而居陰無位極巽過甚有巽于床下之象二巽乎初以得中也巽而不失其剛也上過中失正乃亦效二之所爲欲圖六四以爲用過巽而失其剛有喪其資斧之象雖貞而凶矣在卦剛巽于柔本爲貞上九過巽无斷何貞之有凶也斧剛斷之物謂九也爲上所資故云資斧又曰二巽床下巽初六也上巽床下巽六四也二得中而吉上上窮而凶也

紀聞曰上者巽之極也巽極不知變而欲同九二之道

則其過也甚矣旅九四以剛居柔曰得其資斧巽上九以剛居柔曰喪其資斧何也旅貴于用柔故以剛居柔者得之巽戒於過柔故以剛居柔者失之陰柔一也弱者用之爲邪强者用之爲正卑巽一也怯者用之爲諂勇者用之爲謙

洪覺山曰巽在床下與九二同而吉凶異焉何也二得中而上六窮故失其所以爲巽者矣上窮者巽體之終極也是故行諂與恭似言遜與諛似而誠僞邪正不同可弗審乎正乎凶者于理爲必凶也

丘建安曰巽之爲卦以居中得位爲善二得中而失位

三四得位而失中、初上則位與中俱失、皆不能盡巽之道也、惟以九居五位乎中正、此所以貞吉而爲申命之主也與、 經繹曰初進退自巽、過也、上牀下、巽於人過也、三不能巽、與四能巽而未中也、二五中矣、二巽於人而中、五巽於道而中矣、

兌☱☱ 兌下兌上

仲虎曰咸以艮陽下兌陰、則相感、感則亨矣、而相感易失于不正、兌以二陽下一陰、則相說、說則亨矣、而相說亦易流于不正、利貞者、戒辭也、三男之卦不言利貞、剛固貞也、故咸取无心之感、兌取无言之說、 趙汝楳曰

卦以象得名說者象之義坎流則氣行故能通兌止則氣聚故能養物得所養而說故曰兌說也六爻則剛中而柔外剛中以立體柔外以致說析之則三上偏柔而失其體說不以正也四剛則善矣五不言兌君不可心乎說心乎說則害者紛至可勝道哉諸爻皆有義而无象辭亦簡嚴與它卦異象旨兌說也不謂之說而謂兌者胡翼之曰聖賢感天下之心不可以言語口舌故去其言而為兌也

兌亨利貞

孔疏說卦曰說萬物者莫說乎澤以兌是象澤之卦故

以兌爲名、澤以潤生萬物、所以萬物皆說、施於人事、猶人君以恩惠養民、民莫不說也、惠施民說、所以爲亨、以說說物、恐陷諂邪、故利在于貞正、

彖曰兌說也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大民勸矣哉

張雨若曰、此釋名義、類咸、兌者無言之說、以說解兌、明兌本爲說、特以其說不在言、而稱兌耳、此說字要看得廣、凡人感應處、定有一段浹洽意思、此即爲說、後面爻中所用、皆是此意、　陸庸成曰、上下皆兌、是兩情悅也

亨可知矣王道不令人喜纔說悅便涉驩虞故必利于貞貞者何也悅本柔道而宰之以剛中是情依性而出天人之所共協既已得民之悅自當得其力并得其身何不忘之有忘所以為勸勸民與民勸相去遠矣故聖人大之　潘雪松述曰說而違剛則諂剛而違說則暴剛中柔外其說之道乎剛之為德不可以利動也不可以害動也大中至正不可移奪是為剛德其中則剛外則柔所謂說以利貞也說而能正者順乎天道應乎人心何者三才一道故也如此說以先民則民咸從之咸忘其勞說以犯難則民咸赴之咸忘其死說之大至于

民咸勸矣哉此說非有術以使之非違道以干之由正而行而正者人心之所同有故上之人倡之而下之人自翕然應之幾于神矣　又曰說有天道有人道上下兌之象訢合交暢天道之說也由畜而通其誠一無妄之體也欣喜歡愛人心之說也由豫而生其大公至正之情也說而能貞天人合矣則于民何不得說之說也勞之亦說也生之說也死之亦說也民孰不憚勞亦孰不惡死忘勞忘死非人之情也而忘之者說而不自知其勞且死也曷爲而說也則聖人之逸我而不欲勞我生我而不欲死我者有以先之也是以說而自勸也民

以說自勸天下皆在歡欣鼓舞之中矣是以聖人大之
項氏曰革與民皆言順天應人順天理之正應人心之
公則革無私意說無邪心革者天下之大利說者天下
之美名此二者最易于失正故革曰元亨利貞兑曰亨
利貞

象曰麗澤兑君子以朋友講習

潘雪松述曰兩澤麗交相浸潤互有滋益之象講兑象
兑爲口舌也習重兑象理義之說心說之至也真說資
朋友而得也孔疏同門曰朋同志曰友

程敬承曰兑取無言之說朋友何以講習爲也講明義

理而習之不輒自得其解如論語所云時習而說說固在語言文字外也 洭詞曰講習講而習之或一義而反復紬繹或衆論而參比協合使理致明白工夫眞切則惟力以行之爾若獨學无朋則聞見孤陋一曲之學一時之見自誤且以誤人論語首篇卽曰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卽此義

程敬承曰坎言習兌亦言習何以別也坎取水洊至之象故以厭不倦爲工夫其習也治已治人以成性也兌取麗澤之象故以共聞共見爲學問其習也麗人濡已以悅心也

初九和兊吉象曰和兌之吉行未疑也

潘雪松述曰象吉兌六爻以相比取義初和兌者比九二剛中之人兩陽相與和而不流故吉

程敬承曰人情一着於世故則不和和說初體發於自然者所謂中節之和天下之達道也何往不吉　張雨若曰重初字居初則是隨觸卽應從本性上一直發出來更沒些兒粘帶未有所疑累也若有所疑累便不是和了所以和兊只是行未疑行卽發見流行之行

陸庸成曰兊而行之以和則是非可否交相濟而无牴牾之謂也凡疑起于理與心不相和與之初以陰居之

故疑兌之初以陽居之故未疑初曰行未疑二曰信志者未疑卽信也惟和就行上見孚必自其志言之則和孚之別也剛中之孚彖所謂貞也

九二孚兌吉悔亡象曰孚兌之志信志也

潘雪松述曰九二以陽居陰又與三陰相比而爲說體宜有悔也二剛中之德孚信內充則非妄說者君子同德相信小人說之不以道不說也所以吉而悔亡象曰信志也志存乎中者也說由中孚于己爲憮于人爲當雖不說者亦信而莫之忌矣大都誠實之人難說而易事其志無纖芥可疑而亦無不信之者 游讓溪曰行

未疑者、已能自信、信志則人信之矣、

六三來兌凶象曰來兌之凶位不當也

潘雪松述曰兌主柔易流故貴剛初剛正、二剛中、孚兌誠和兌公也、六三爲下兌之主陰居陽位過中失正以說爲事不能自已者也上無應者乃來就二陽求與之說、夫已能守正雖不卽人人將卽我來而說何爲者哉凶已程傳之內爲來上下俱陽獨之內者以同體而陰性下也失道下行也　質卿曰來兌者和不能如初以已同衆孚不能如二以誠感人欲孤立也則妄說之情不能自已欲相說也則非道之求人所不契故不免于

來兌章氏曰立身不端徒以柔媚求說于人即此便爲凶德

唐疑菴曰三位不當者不能與五當應之位也三雖成卦之爻以位不相應不能與剛中相表裏則君子不與也居下兌之終上兌方來獨上與之同類故欲以來上兌爲說之不正失利貞之義矣安得不凶

九四商兌未寧介疾有喜象曰九四之喜有慶也

潘雪松述曰商度未寧不決與不安之心合也九居四位不中不正非有特立之操而下比六三柔諛之小人易爲所動正在商度擬議之間蓋心知其非正而實樂

其易悅故有商兌未寧之象然體本陽剛能介然獨斷知柔邪之不可近而疾惡之如是則進於兌說之正而有喜也　又曰商謂隱度介俞氏讀爲句四與三上下異體猶疆介然疾者疾三陰邪也四位柔而才剛故象如此孫氏曰三之來兌本下趍四重兌異體自有介限之別而人情昵邪則遠正疾惡則親善此理欲公私之大分不可不審所從也故決之介疾有喜　貫卿曰四之所可嫌者在商兌所可幸者亦在商兌商兌者喜之先見者也決之以開示正道預防邪心也敬仲曰有慶者九四居大臣之位國之治亂繫焉能不近小人則澤

及民矣汝吉曰其疾惡若決其進善必果其有慶也能無喜乎

九五孚于剥有厲象曰孚于剥位正當也

潘雪松述曰九五得尊位而處中正盡說道之善矣然所比者上六陰柔之兌主上體純陰居卦之外善匿其情以爲說非若六三來兌顯然來說人得以非正而拒之也最能惑人最能陰剥善類害旣不顯而知爲剛正者之所信說盖剛正之君決非柔媚小人所能動者能不狃于暱情矯僞以不求說爲說者故九五有孚于剥之戒象吉剥字訓剥卦兌爲正秋過此則爲九月之剥

而有威嚴尚未受剝也以在說時故爲之戒四曰商兌五曰孚剝皆以時取象商八月剝九月也　洪覺山曰剝者陰剝陽也陰之剝陽非能顯然爲之賊害也巧于媚悅以蠱惑其心而後其悅可入至有名位顯貴才智庸下而又遇剛明之主無所可爲則亦不過掩蓋其奸順承上志以求君之悅已而非其中之光大如上六之引兌者其能爲剝一也故于六爻之中九五獨不言兌以見剝爲兌之别名耳夫說之者將以剝之也此說之感人最爲可懼也

剝指小人以一剝字當小人何等辭嚴義正　陸庸成

曰履之九五有夬之厲、兌之九五有剝之厲、俱以位正當之、故易述曰夫五位正當者也、卦亨貞由之以本說禮、恃其剛正有孚剝之危、聖人畏孔壬遠佞人、良有以也、

上六引兌、象曰引兌未光也

游讓溪曰上六爲說之主、九五近之、而正其名曰剝者、其說移人、聖人之所畏也、故夬憂莧陸、兌戒孚剝、聖人說以行險防之甚嚴、而尤不忘法家拂士之助者、誠懼人心之易危也、　張棲東曰、致人就己曰引、以己動人曰來、周用齋曰上六引兌、則包藏禍心、踪跡詭秘、能使

人入於其說而不自知也故曰未光謂之未光則小人之心術亦可畏哉蘇氏曰夫難進君子之事使上六引而不兌則其道光矣　建安丘氏曰三以柔居剛爲下兌之主動而求陽之說故曰來兌上以柔居柔爲上兌之主靜而誘陽之說故曰引兌來兌之惡易見故本爻凶引兌之情難知故比爻當戒蓋引兌之吉凶在九五也九五知厲則上六其兌矣

潘雪松述曰兌六爻以六三爲主凡諸爻稱兌者皆謂三也初九九與之同體爲和兌九二與之相比爲孚兌六三來而成兌爲來兌九四當三五往來之衝爲商兌上

六與三相應、爲引兌九五不稱兌而稱剝者、卦中獨此一爻與三非同、非比、非應、捨三而去、自與上比也、陰來比陽爲兌、陽往比陰爲剝、其戒深矣、陽爻曰和曰孚曰介、皆剛辭也、陰爻曰來曰引、皆柔辭也、陽爲實中實爲孚、二五皆陽在中、故二爲孚兌五爲孚剝、雖所用不同、其孚一也、

渙䷺坎下巽上 節䷻兌下坎上

陸庸成曰、渙離也、節止也、井困之反也、前由困而井、鬱極而通也、后由渙而節、散極而聚也、渙者不私巳以得民、節者不侈巳以裕下、

程傳爲卦巽上坎下風行于水上水遇風則泮渙動盪所以爲渙也　按渙卦凡陰爻皆從陽凡陽爻必宗五初六用拯拯二也六三渙躬應上也九二奔机就五也六四渙羣奉五也上九渙血渙陰之盡遠陰之害以陽全也

渙亨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

潘雪松述曰渙坎巽合體水得風則渙也陰之渙皆歸陽陽之渙皆歸五故知卦主九五爻言而陽剛在坎中者則主渙之本盖有誠爲主于內至于渙汗大號而仁恩遍及于天下如風行水順渙之所以亨也渙雖有散義以人心離散言舛矣　又云渙亨渙有亨通之道也

剛在陰中故爲王假有廟之象巽木坎水又有利涉大川之義巽坎二卦皆剛中渙之所以亨在此故曰利貞程敬承曰渙散也散有聚之機卦剛柔得中得位有聚之道故亨而其道將何先先收人心次談經濟此時神州變亂九廟震驚於焉假廟以聚祖考之精神是使人知反本而有係屬誠收拾人心一大機括也人心既收何渙之不可合而卦象又有濟渙之才故利涉大川假廟涉川雖是渙亨中二大事而最大莫先聚神故大象專言之利貞单承涉川言盖涉川未免行險而假廟豈至涵祀觀彖詞不单什利貞則知貞在涉川中矣　李

隆山曰萃因民之聚立廟以堅其歸向之心所以爲懷保之道渙憂民之散立廟以收其蕩析之心所以爲招携之術皆所以統攝民心而堅凝之也　游讓溪曰亨以卦體言能濟渙而亨也濟渙之道在遠則據形勝以收人心九二是也在近則竭忠貞以襄王事六四是也是以亨也假有廟謂誠孝者萃渙之本涉大川謂免天下於難者萃渙之事也利貞者仗正而大義昭于天下乃可以係人心而萃之也

唐凝菴曰渙何以亨也渙者渙天下之難也下卦坎險風一渙之但見其無而不見其險矣此所以亨也盖震

之爲解猶以震雷動之而后解巽之爲渙直以巽風噓之而渙矣

彖曰渙亨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王假有廟王乃在中也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

按剛柔以漸之九六言九來居二而得中是來而得所憑藉以爲安不致窮困也六往居三得九之位而上同于四四固能渙羣者已自足安集戡定而又得三爲之助可共濟渙矣之兩者所以亨也　自上而下曰來自下而上曰外

程敬承曰萃曰王假有廟致孝享也此何以曰王在中

乎盖九五在上卦之中是剛實在中爲中心誠實之象以至誠享廟故神來格也　游讓溪曰當渙之時王在廟中豈惟聚己之精神已哉昭假以揚謨烈之盛哀痛以作臣民之思而後大義布昭羣策畢集盖濟渙之首務也萃曰王假有廟盖王者萃天下之至德渙曰王假有廟謂欲合渙以成萃也其道一也

潘雪松述曰王假有廟祖考之精神既渙散假廟所以聚之王者爲渙之主須明聚散之義爲教化之宗故曰王假有廟九二在下卦之中有剛中之德可以格廟故云王乃在中也若止云王在廟中其義淺矣程傳中者

心之象剛來而不窮柔得位而上同卦才之善皆主于中也特取王假有廟之象耳渙二大號王者之事即坎中之陽發見于巽之九五者王乃在中之作用也

唐凝菴曰謂之乘木有功大都歸其功於巽也

傳木在水上乘木之象乘木所以涉川也涉則有濟險之功洪覺山曰乘木有功者巽時順勢無所艱難多事之詞也不見今之乘舟楫而走江湖千里者乎順風而往則險失其所以爲險矣十三卦舟楫之利獨取諸渙者以此　汝吉曰井渙具體巽坎極木之用于水也井木巽水而上水養而不窮渙木乘水以涉水用濟不通

人官物曲之利于天地乎通矣

象曰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享于帝立廟

風行水上播蕩披離之象先王欲合天下之渙莫先於享帝立廟此仁孝之道尊尊親親之教所以示天下之有本始而聚精會神于此不至渙散也　王龍溪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知天則人思尊思尊不敢以下而犯上知祖則人思親思親不敢背死而忘生聖人神道設教之大端治渙之道也彭山曰收拾人心无如宗廟祭祀之報出於享帝立廟卽王假有廟之意蓋精誠聚而有以為統一人心之本矣

初六用拯馬壯吉象曰初六之吉順也

六爻大意洪覺山曰彖詞因渙以求其聚爻詞則因渙以喜其散是故上下三陰所以俱善而无咎者在渙之時爲其能散小以成大散已私以成濟渙之功也

傳馬謂二也二有剛中之才初陰柔順兩皆無應無應則親比相求初之柔順而託於剛中之才以拯其渙如得壯馬以致遠必有濟矣故吉也渙拯於始爲力則易時之順也　蘇紫溪曰渙之初人心離散未有所歸如泄泄然悠緩因循而不知拯焚救溺天下其何賴焉馬壯言其急也彖曰涉川初曰用拯大川之風波則宜乘

木大陸之險阻則宜乘馬其爲濟險之具一而已

張雨若曰舉初六見其才弱不當得吉曰順則全在資人濟渙要務固在得才哉

九二渙奔其机悔亡象曰渙奔其机得願也

約說曰奔者來之速也机所憑以爲安者也二剛自外來有奔奔象二一本九之所安有机象得中而安是奔其机也當渙之時來得所安故悔亡易述曰二剛動乎險中不窮于險雖有二陰阻隔不爲遲疑猶豫故言奔

程敬承曰二象壯馬故能奔奔其机非剛得中者不能

夫旣得中而安則得所願矣當渙時人皆有願安之心

也

六三渙其躬无悔象曰渙其躬志在外也

約說曰三在渙時獨有應與志在於外不有其私渙其躬之象也故无悔夫人之所以膠執蔽固終不能自脫於险者有我而已六三雖不中正而高出坎险之上於是釋然消散其有我之私而志在於外自然无悔矣何也渙其躬而后可以明匪躬之道也朱子曰大率此上三爻皆因渙以濟渙者也

程敬承曰天下國家非身外物特對私已者言則躬屬內而天下國家屬外耳六三能渙其躬則已之私可散

以成天下之公心乎无内者也无内故謂之志在外

諸理齋曰凡人欲冐險難以收人心少顧其私即不能矣忘私不必定是忘身不以恩怨定功罪不以喜怒行賞罰皆是　周宴曰躬者一人之私羣者朋黨之私三以陰居陽所私者小故渙其躬可以无悔四以陰居陰所私者衆故渙其羣得无吉也悔小而吉大躬與羣之辨也

六四渙其羣无吉渙有丘匪夷所思象曰渙其羣无吉光大也

潘雪松述曰四與下二陰爲羣而獨居正志在上同心

無私係能渙散陰類之羣所以大善而吉也成渙之主
同體五陽渙羣獨往衆知嚮方而渙成聚矣大聚曰丘
故曰渙有丘蘇洵曰夫羣者聖人之所欲渙以混一天
下者也蓋當人心渙散之時而各相朋黨不能混一唯
六四能散小人之私羣成天下之大羣使所散者衆而
若丘然丘聚之大也方渙散而能致其大聚其功甚大
其事甚難其用至妙𢎞平常也非平常之見所能思及
也非大賢智孰能如是二四皆成渙之主而四爲大故
故爻極稱之
蔡虛齋曰天下之渙常由人心之畔上而締其私交然

後王命壅而下權張六四當渙之時下無應與是能散其朋黨而專心事上者也故元吉汝吉曰卦乘木有功四巽主濟渙所任也卦三陰初二皆失正有羣象四體柔正有渙羣象渙躬不私己也渙羣不私與己也公己公人之盡也

游讓溪曰大臣而能下絕黨與表正羣辟一德奉公以濟天下之渙非其心之光明正大何以能之故曰以光大也象傳贊此爻之詞與泰九二同者濟渙之烈亦與保泰同也

程敬承曰咸之四爻其朋從也所思狹也故曰未光大

渙之四爻其羣渙也所思遠也故曰光大
楊止菴曰語曰君子爲羣小人爲黨夫子曰君子羣而不黨是巳然君子爲羣者以其羣然而處雖有小人在中則亦化爲君子所謂非無小人難乎其爲小人也羣而化之謂也渙之爲道正欲散小人之黨又欲散君子之羣又能盡化小人爲君子是爲大羣如君子自能羣置小人於度外而不散之反欲以其散者聚於巳是亦黨也大道爲公異乎此矣
九五渙汗其大號渙王居无咎象曰王居无咎正位也
約說曰巽體有號令之象謂之汗者盖人君之號令當

出乎人君之中心由中而外由近而遠雖至幽至遠之無不被而及之亦猶人心之汗出乎中而浹於四體也陽實爲居積象渙王居如陸贄所謂散小儲而成大儲之意人君當渙之時非散其號令與其居積无所收天下之心必如是乃可以免咎耳

潘雪松述曰五剛中正其德足尚故能渙汗其大號令之出如汗之渙言其周浹四體无不至也羣邪之所未散疾苦之所未解皆由此而散矣所係雖大非正位天德者不能故曰王居无咎正位也　易述又曰醫家謂陰陽表裏閉隔不通者得汗而解解則二氣和暢腠理

浹洽四肢百骸無不調適流通以汗象渙極形容之妙
唐凝菴曰險難之渙而至于渙躬渙羣渙丘則蕩蕩乎
平之極矣政教號令一出于上渙汗其大號汗乃心之
液一發而不反者汗一發則百骸九竅之蘊結盡解矣
當大險既渙之後朝廷之德意盡發之號令則民心之
蘊結无不渙矣曰大號者見其爲九五之號也
程敬承曰渙王居卽渙大號內事蓋天下之渙始于人
心離而人心之離由於財聚傳曰財聚民散是也而何
以聚人曰財則濟渙不當散其居積乎如徒空懸號令
而內儲如故則何取于仁言正位只重陽剛中正居尊

位位字不重盖大賚而天下歸心世主所難難在居位而正者耳

上九渙其血去逖出无咎象曰渙其血遠害也

沈覲亭曰陽剛才可為渙極時易為天運人事兩得之矣故傷害者安憂懼者喜渙可以濟故无咎　周寒栢曰當渙時海内分裂而民生塗炭所謂傷害也國家危急而人心摇動所謂憂懼也程正叔曰上應于三三居險極險有傷害畏懼之象其者所有也渙之時以能合為功獨九居渙外有係而臨險故以能出渙遠害為善也

按坎爲血卦又爲加憂故血惕皆取於坎

總論蘇紫溪曰渙之爲義以人各有心不相聯屬貫通天下之事至于破壞皆由此也故勢隔九閽則與利除害之情壅事分爾我則引手濡足之誼疎大臣養交則背公死黨之徒出小臣顧身則分猷胥感之念微此等皆人心陷溺世道坎險而不收拾渙也者渙去下險而巽以行之如風行水上凍結冰釋而水流盪也是故初六乘壯以拯二九二奔机以就五皆渙也三渙其躬四渙其羣小臣不背公大臣不營私也上六渙其血絶陰私之盡也而五位王居則渙汗其大號曰降其德意以

聊待澤之民而後天下四海關節脉絡無不貫通精神意氣无不聯屬茲渙也固所以為聚與而本原于格廟在中之一誠

陸庸成曰合渙之六爻而濟渙之策備矣其一曰得人初无才而能順猶吉也二曰得地二因奔而遂願故悔亡也然人臣非無才無地之患所患私己以爱力植党以背公則渙不濟若三之渙躬四之渙羣眞可謂矢靖公之忠堅從王之誼者然天下非無羣臣戮力之患所患君啬爵而不宣君澤壅而不流則渙不濟若五之渙號繼以散財斯可謂激忠義之心廓浩蕩之恩者以諸

臣之勛勳而有五之正位坎之害所以遠而斯民咸極於水火之中矣今而後得覩大平何咎耶正位者正居尊位而不疚也

節䷻兌下坎上

章氏曰卦取坎爲流水澤爲止水下澤以注乎上水之流故爲節坎爲兌所節也所以初象不出戶庭水初積也二象不出門庭則過于節矣三象不節之嗟兌上缺也四安節五甘節惟上則節之極而終于坎陷之苦也

丘輔國曰爻各相比而相反初與二比初不出戶庭則无咎二不出戶庭則凶二反乎初者也三與四比四柔

得正則爲安節三柔不正則爲不節三反乎四者也五與上比五得中則爲節之甘上過中則爲節之苦上反乎五者也

節亨苦節不可貞

潘雪松述曰坎陽兌陰分上下而陰陽不偏聚者節也故以名卦節之大者莫若剛柔分也節以中爲界其道乃亨過則苦矣節至于苦豈能常也不可固守以爲常不可貞也朱漢上曰凡物過則苦味之過正形之過勞心之過思皆曰苦苦節則違性情之正物不能堪甲居狄之絜陳仲子之廉非不正立節太苦不可貞也

彖曰節亨剛柔分而剛得中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說以行險當位以節中正以通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

按全章首節亨二字是據理論而剛柔分剛得中則以卦體釋之見節之所以亨次節道窮又是遽理論而三節行險當位中正則又以卦德卦體釋之見道之所以窮處至末節則極言節道之大

蔡汝柟曰剛柔分者自然之節剛得中者制節之人德行之不節患無用中之人耳故王弼曰剛柔分而不亂剛得中而能制節不違中所以得亨也

大抵剛主裁制柔多縱濫卦體剛柔均分是豐儉適宜也而又以剛得中為言者何蓋節道剛為主剛能止尤最易過故取二五之剛得中以明節道之善吳應回曰剛得中而能節乃為九五之甘柔失中而過節則為上六之苦故物得中則甘失中則苦此節則亨而苦不可貞也

夏官明曰時解說以行險句俱云人情易流遇險則止若此則行字將安着乎且此句特係在當位中正之上分明以節之善言也愚想夫子蓋謂聖人因人情之流嚴立防閑以限制之與險何異然其所為險者以和說

平易之心行之故曰說以行險耳隨接當位句見如此爲節却是當位以節之也又接中正句見如此爲節却是中正以通之也語意本流貫而混成奈何人求察乎約說曰節者艱難之事故有險義說以行之則不苦矣五以剛居剛得正位也如是以節節得中正其道通也通則不窮矣 唐凝菴曰何言乎說以行險也欲之陷人甚于川險人之節欲甚于防川勉强節之何能節也祇見其爲原憲之難耳惟以兌之說行坎之險欣然以節爲說而節之可也總之以止水節流水之義象言卦所以爲節者兌也兌施節于坎故曰說以行險九五居

尊能受兌之節而五又成坎之主坎爲通故曰當位以

節中正以通

程敬承曰中節之謂和和者物情之所說也苦也不悅則苦矣和者天下之達道也通也不通則窮矣中正以通非節即悅以行險者通之乎處險而能說困之所以不失其亨以說而行險節之所以不窮於苦　又曰當位中正不可分德位兩對言九五居尊主節而其道惟中正所以能通通者坎流之義窮之反中正以通即所謂剛得中者五之甘節是也稼穡作甘非五之數乎

敬仲曰天地亦有節夏暑之極秋節之冬寒之極春節

之故四時成無節則失序矣故一年四季皆稱節焉聖人之制度以爲節所以法天地之節也蓋國有制度則財不妄用不妄用則不傷斂害民天地與聖人並言何也人道即天地之道節以制度即四時寒暑温凉之宜也自然而然非若過節者之不可貞也　紀聞曰天地之數六十故卦六十而爲節節柔來節剛剛上節柔猶賁柔來文剛剛上文柔也賁以剛柔純質而無文故文之節以剛柔過盛而無節故節之大抵節意于剛一邊尤重剛最易至于過故又舉卦體得中爲言以見節貴亨其道指苦節底道理窮謂窮極而難通故不可貞

陸庸成曰天地之節卽于兌坎見之兌金肅殺坎水嚴凝惟秋冬之藏閉固而後春生茂

象曰澤上有水節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

潘雪松述曰澤上有水水有所限而止節下保其潤上得其安汝中曰君子觀節之象知民事民行不節則過而流故為之節以制數度數以為度度辨于數也多寡大小惟分所限而貴有采章賤有衰序焉裁制于心一天道秩然之品節也以議德行德以為行行軌于德也進反盈縮惟衷于度而賢不得過愚不肖跂而力焉擬議自心一天則自然之中節也制數度定萬用之限議

德行嚴一身之限楊氏曰民後受之以節節苦受之以中中无形受之以制聖人之防人欲足矣而猶未也約民以制爲節也先民以身爲制也故曰制度數爲未足必反而議吾身之德行焉嗚呼周矣敬仲曰數度所以爲節也議德行擬之議之以求中節耳如孟子議禹稷顔子曾子子思同道之類　林云程傳數多寡也愚謂數不出度之外數謂多寡之法度也蓋法度之多寡皆有常數也

初九不出戶庭无咎象曰不出戶庭知通塞也

六爻大意陸庸成曰觀下卦通塞二字上卦甘苦二字

可以知節道之貴中矣大抵通處味甘塞處味苦而因
時以調劑者中也時不一而中一時不一故二不得狃
於初之塞中一故四當安於五之甘塞極必潰故三受
焉甘不反苦故二受焉

胡雲峰曰初九得正而時當節之初九二近不相得阻
塞在前未可以行故爲不出戶庭之象易述曰知節之
早能謹於微可免於咎矣象曰知通塞也通則行塞則
止節之道也知時之不可出而謹守不出此初之所以
中節歟

洪覺山曰初九何以知之也初念無塞故知塞知塞則

知通而不必于塞焉爾也是故不出戶庭可也不出門庭不可也　蘇紫溪曰戶庭門庭不宜分戶外門內謂之節如門戶限人一般然自有箇中道戶有出入時有通塞時通則行闢戶之乾也時止則止闔戶之坤也時乎時乎其道義之門乎初居卦始正當闔戶之時閉其兌塞其門知時者也二以剛居中正當闢戶之時知入而不知出知退而不知進失時者也極中也失時極猶言失其時之中云耳按卦象一爲門一爲戶初前遇九二九陽奇有戶象二前遇六三六陰偶有門象

程敬承曰通塞之通卽象云節道之通通也者自一身

而通之天下者也塞而不通於節道乖矣此不出門庭所以爲失時也

九二不出門庭凶象曰不出門庭凶失時極也

金汝白曰初前遇陽塞而不通二前遇陰无所礙矣乃與五兩剛不相得高亢自賢所以致凶　張南軒曰處節之道要知時識變時之通則出爲是其不可出者非也時之塞則不出爲是而出者非也是故節而止者易節而通者難初之知通塞知節者也二之失時極不知節者也洪覺山曰極則也通塞之準則也

六三不節若則嗟若无咎象曰不節之嗟又誰咎也

徐進齋曰三處說之極不知節者也說極則悲故曰不節若則嗟若不節之嗟已所自致无所歸咎故曰无咎
劉牧曰節之義惟居中得正者能立節一當節而不節有後時之凶三過節而不節有悲嗟之嘆　項氏曰三兌主說說以行險則成節不說則成嗟嗟與說相反者也　彭山曰象曰又誰咎也非謂二之過不可免而无所歸咎也曰不節之嗟嗟則能節矣又誰咎之聖人貴人善補過也又誰咎也凡三同人初九解六三與節之六三三辭皆無褒貶但言人當自謹而已出門同人我所當擇致寇之端我所當慮得失由已我所當省不節

之嗟皆无所歸咎也雖與他爻无咎小異然亦得補過之方於本義无悖矣觀需九二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也則解之自我致戎又誰咎也亦教之以自反非必謂之貶辭也

洪覺山曰不節之嗟又誰咎也蓋自咎之詞也常人之爲不善一遇險困未有不懲艾嗟嘆而思反其所爲者故聖人以无咎補過與之所以勉也況六以五來居三而成節則其終之至于節也可知矣

六四安節亨象曰安節之亨承上道也

胡雲峰曰節本人情所難此則安于節而自然無勉強

者也故其象爲安其占爲亨　蔡氏清曰五之節道中正以通四之順德率由不忘其言中安言順上下皆得其道矣

程敬承曰凡事須辛苦喫力做的雖勉强而行終覺不安惟上節之而其故下由之而便六四柔順得正其于節道豈待强乎承者順之義也順承即安矣　楊氏曰六三之不節上六之苦節皆不中節而中中而安其惟六四乎九五之君方以其節先天下乃得六四之近臣安節以承其道此天下所以蒙不傷財不害民之福也故亨非六四之亨天下之亨也

九五甘節吉往有尚象曰甘節之吉居位中也

傳九五剛中正居尊位爲節之主所謂當位以節中正以通者也在巳則安行天下則說從節之甘美者也其吉可知以此而行其功大矣故往則有可嘉尚也　胡雲峰曰他爻之節節其在我者九五當位以節節天下者也節天下而使天下甘之所謂中正以通者也甘在臨之三則我求說於人故无攸利在節之五則人自說於我故行有尚陸希聲曰聖人性乎情故達節賢人制乎情故守節苟能通天下之情不違其禮守極中之節不失其時以此而行聖人之所尚也　節以中爲貴中

則不過而至於苦九五居位得中節之所以甘而吉耳

楊止菴曰中則四安之過則上苦之

上六苦節貞凶悔亡象曰苦節貞凶其道窮也

胡雲峰曰五位中故爲甘上位極故爲苦苦節雖有悔而終得亡之蓋苦節之悔猶勝不節之嗟也　蔡虚齋曰大過上六凶矣而又曰无咎節上六凶矣而又曰悔亡蓋理之得失尤重於事之吉凶也　蘇紫溪曰苦與甘對甘節可以範一身亦可以範天下苦節者不可以繩天下而僅可以繩一身蓋整齊天下者必顧其情之所安而度其勢之可行一以苦節行之則裁削太甚刻

聚太過人必難堪而勢將廢格矣其何亨之有然人苦其苦而我自甘其苦戔戔之啇可以共德硜硜之守可以寡尤何悔之不亡是故聖天子賢公卿不可無甘節之度士君子不可一日無苦節之心

胡氏炳文曰道最有窮節之苦者窮之也或可艱難困阨於一人而未可公行於天下或可勉强植立於一時而未可通行於萬世皆窮之凶也

建安丘氏曰節六爻大率以當位爲善不當位爲不善上雖當位而亦凶者以其當節之極宜通而非中通之才故也若以相爻兩比觀之則爻各相比而相反初與

二比初不出戸庭則无咎二不出門庭則爲凶三與四比四柔得正則安節三柔不正則爲不節五與上比五得中則爲節之甘上過中則爲節之苦聖人於爻象用意之精如此

程敬承曰節者中也所以節天下之過而歸於中也中則甘甘故可行而通過中則苦苦故不可行而塞九五主節而吉通六四安節而亨承甘也惟其中也不節之嗟毋論已上六過節而苦方且行之一身而歎安能通之天下而順此夫以不中而成塞者也君子所以貴知通塞也知通塞者知時者也時即中也節道貴中洵哉

中孚䷼ 兌下巽上 小過䷽ 艮下震上

陸庸成曰乾終于夬姤坤終于萃升而後皆六子迭為卦矣今卦之將終也以兌巽為中孚以艮震為小過而坎離互終焉又通中孚因重之畫則中虛似離通小過因重之畫則中滿似坎此既濟未濟所以次也

程傳為卦二陰在內四陽在外而二五之陽皆得其中以一卦言為中虛以二體言為中實皆孚信之象也鄭東鄉說中孚外實內虛有卵之象變為小過有飛鳥之象孚字從爪從子如鳥以爪抱卵孚之至也

李清臣曰中孚謂居中者孚不中者不孚也二五俱中

故五有孚攣如鶴鳴子和王卦之美全在九二以有誠
于幽隱之間也聖人名中孚之義如此

龔氏曰中孚取象不獨豚魚最親切鶴鳴翰音亦然二
居兌澤故曰在陰上爲巽風故曰于天孚于中也則鳴
鶴自有子和孚于外也則翰音徒登于天然則中孚可
以人爲與之哉

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

程敬承曰朱子曰中虛中實不是兩件事一念之間中
無私主便謂之虛事皆不妄便謂之實惟虛故實也人
心內欲不萌廓然太虛虛之中惟是天理蒲腔耳此便

是實至虛而至實中孚所以有取也中孚則何物不可感何往不可利雖豚躁魚冥至信亦感及之況其他乎又忠信可以蹈水火況涉川乎利貞貞即在信中不是信之後又用正也

彖曰中孚柔在內而剛得中說而巽孚乃化邦也豚魚吉信及豚魚也利涉大川乘木舟虛也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

潘雪松述曰中孚有信在中也六三六四以柔在內是中虛所以受信九二九五以剛得中是中實所以爲信此中孚之義說則和順而易從巽則漸漬而不迫下說

以孚乎上上巽以孚乎下無往不孚則無往不化固可以化萬邦矣有孚在中而化萬邦中孚之德也豚魚吉信及豚魚也豚魚澤物風性風動澤中豚魚信于未發之先皆浮水面以迎之信及風澤之豚魚不言而信信在言前也利涉大川乘木舟虛也木舟內虛外實可以順乎上下而涉川濤也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誠者天之道也中孚而貞則皆天機之自動誠感誠應如風信于豚魚與虛舟之乘風往來澤中有莫之爲而爲之者矣中孚必如是而後爲正也又曰彖詞中孚以利貞兌之不貞則爲六三之妄說而不孚巽之不貞則爲上

九之信窮而不孚

程敬承曰柔在內而剛得中一串說心无私欲中虛也无欲處純是天理即中實也虛而實毓化之原也又下說以應上上巽以順下上下交孚天下靡有不化于孚者註云信立而后邦乃化是也又曰孚合虛實而虛爲主故柔在內先焉什利涉而曰舟虛虛之爲貴尚矣利貞應天天无形虛之象也天無心虛之理也應天者與其太虛合也與虛合則孚矣孚則貞矣　潘雪松述曰巽兌本各以陰在上下卦而皆有取于剛中中孚本合以巽兌二陰成卦亦謂柔在內而剛得中所以三得敵

四馬匹亡不與其中孚而鳴鶴子和有孚攣如則在二

五

鄭湘卿曰仁及草木言草木難仁也誠動金石言金石難誠也信及豚魚言豚魚難信也天則真其人則情聖人與天地同德任真不任情故信及豚魚爲吉　潘雪松述曰中孚爲何豚魚亦吉蓋聖人在上天地鬼神亦莫不寧及鳥獸草木魚鱉咸若以能爲之主也中孚之人隨在爲主隨在爲物之主則隨在爲物之天物得其天未有不熙然而遊快然而育者此豚與魚之所以吉也

蘇紫溪曰萬物之性其天俱不容僞海客忘機而鷗鳥

相忘其天同也中孚則與造物者游而物相忘於无競之天矣何豚魚之不可感虛舟觸舟雖褊心之人不怒故舟惟其虛也則可游於水人惟其虛也則可游於世宋人曰平生仗忠信今日任風波涉世之道盡於此矣程敬承曰木在水上舟楫之象也舟外實內虛是為乘木舟虛諸說分乘木為實為才舟虛為虛為誠說矣舟惟虛故乘之者可濟陸庸成謂乎乘才而出虛其中以運之是也　唐凝庵曰中孚取虛中相感之義澤為止水風至斯動與人心之虛感至斯應相類故稱中孚君子于事无所不虛于鞫獄尤貴於虛乍見孺子之入井

皆此虛爲之也

象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潘雪松述曰汝中曰風感水受中孚之象君子體中孚之意以議獄緩死獄而曰議求其入中之出死而曰緩求其死中之生然後盡于人心也王聽之三公聽之司寇聽之議獄也旬而識聽二旬而識聽三月而上之緩死也議獄兌象緩死巽象獄成而孚輸而孚皆中孚惻怛之意也

潘雪松紀聞曰澤上有風感得水動議獄緩死感得人心風無形而能震川澤鼓幽潛誠无象而能動天地感

人物中孚之感莫大于好生不殺舜之欽恤舜之中孚也有虞之民協中刑措天下之中孚也　諸子相曰議獄緩死不是兩事議獄正所以緩死也蔡虛齋曰議生於疑不疑何必緩哉故又曰不留獄二義並行不悖

進齋徐氏曰象言刑獄者五噬嗑賁豐旅中孚離為戈兵有刑獄象又取離明照知情實則刑不濫也中孚原畫亦離槩噬嗑豐兼取震賁旅兼取艮者明以察其情動以最其丸噬嗑去閒則多故非震以動之无以威重也賁過于文旅不留獄非艮以止之或輕于用刑也且明賁无特五卦離明不易感有時而止賁次噬嗑於次豐震皆反為艮矣至于中孚則全體似離互體有震艮而又兌以議之巽以緩之聖人卽象垂教見於獄刑如此五卦中文王惟于噬嗑取象夫子卽噬嗑賁豐旅中孚以盡其義

初九虞吉有他不燕象曰初九虞吉志未變也

陸庸成曰定交在初防心亦在初初之與四孚也不患交不固而患心不一虞者防心之法也有他則變矣初爻只就居卦之初上說道理象所謂志未變可玩也凡孚信之道貴乎審初初所可信无如六四能度其所可信而一意信之則始合以正志定以寧吉之道也如有他焉則二三之心非所以定交而成其孚矣寧得燕而安乎虞吉從初乎得來初念最純係心于一志未變而信无他孚之至也變志相從何由得吉乜謂六三

程敬承曰兑之四商其所可說而决之以守正嚴其介也孚之初虞其所可信而戒之以從他審其始也四之

未寧只是猶豫意初之不燕則憧憧不自安矣

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象曰其子和之中心願也

程敬承曰爻意主感鳴先而和後吾先而爾後鳴鶴在陰喻幽隱之誠也誠無幽而不達故和者遠好爵无人而不有故靡者衆靡者乎而不可解者也曰我又曰吾與爾我實有以孚彼耳 來知德曰鶴鳴子和者孚機之自動也好爵爾靡者天理之自孚也

潘雪松述曰誠之感人妙在幽隱之間誠不徹於幽隱猶外飾非中孚也王註處乎內體又居重陰之下而履不失中不徇于外任其眞者也立誠篤志雖在闇昧初

亦應焉故爲鳴鶴在陰其子和之之象在陰以喻幽隱之誠子和以喻同聲之應九二陽剛有實仁義忠信皆其所具好爵也好爵我所自有詎惟我好有與同德詎无同我好吾與爾皆靡之有乎于心若係而不可解也至誠无遠近幽深之間何彼何此何我與爾一鳴一和如鶴與子而乎五之本具矣鶴知夜半亦有信之鳥鶴之聲長而遠聞由其發之中者大故乎之遠也

洪覺山曰何以爲好爵爾縻也二五上下俱陽居中无應中心之願也各自有之矣而又二陰內虛无所間隔故其爲乎也若各得其所願而非以爲應援若各縻于

懿得而非以爲授受若各相師于善而非以爲君臣如舜之善與人同初无物我之間乎之至也　游讓溪曰君子脩身於人所不見而人莫不知者誠之不可掩也程敬承曰鶴之鳴由中而發子之和亦根心而應故曰中心願願出於中中乃孚之至也　象旨鳴鶴者肖震體爲鳴爲鶴在陰者師曠禽經以爲鶴愛陰惡陽又兌有鳴象鶴亦爲澤鳥靡與縻通與爲繩係之意也

六三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象曰或鼓或罷位不當也

程敬承曰天下事全憑自家作主六三陰柔不中正无定操守居說極亦无定性情而乃與上九信之窮者爲

敵夫謂之敵原非配而助我者我不能自主而惟敵是從是以作止哀樂漫无常度而顛倒舛錯乃爾象曰位不當也正䇿其陰柔不中正也　洪覺山曰雲峰胡氏曰凡爻以柔居陽者多以或言六三或鼓或罷或泣或歌則其信由人而非由巳矣何也陰不能爲信受陽之實以爲信六三柔說不正亢陽在上爲敵而非爲匹其无所自主宜也　按敵者均敵之稱豐之遇配是以賢遇賢故謂之配此之得敵是以愚遇愚故謂之敵又三與上居上下卦之極體均力敵者也上不中三不正德亦敵也所以曰敵

六四月幾望馬匹亡无咎象曰馬匹亡絕類上也

潘雪松述曰六四體巽應說柔得正位而處中孚之中以誠信而孚于上者也陰德月象月本無光受日之光以為光六四柔體之虛而承剛實如幾望之月于日光無所不受以位近五而原與五同體也故其象為月幾望三陰不正與己為匹如馬並驂有牽係之意四則惟知上從乎五而不下係乎三又為馬匹亡之象蓋正承尊絕無私累得中孚之義所以无咎象曰絕類上也係三則從上之心不純無以成孚之功也

洪覺山曰四雖以陰居陰然亦柔矣而又能亡其初之

匹配以上從于五何也盖月幾望者近中也近中則近五之陽矣故能不係于初而上進于五以成有孚之功盖信自中出所謂應天者也傳曰月幾望盛之至也已望則敵矣臣而敵君禍敗必至故以幾望爲至盛

胡雲峯曰四惟得正其中孚之虚體幾與中孚之實體相當如月之幾望然一意孚五三雖同類以其不正不能應天不恤其疑與之絕而獨上孚五此大臣之絕私黨而一心於君者故有馬匹亡之象二馬曰匹謂對也

繇繹曰无以有已无以有人谷安從生忠之篤者歟

胡仲虎曰六三與上九爲亢故曰敵六四與初九爲配

故曰匹三陰柔不正不能捨上九以從剛中之二四陰柔得正故能絶初九以從剛中之五然則三之得敵非所以爲得四亡其匹乃所以爲得也坤以喪朋爲有慶中孚之中以絶類爲无咎類謂應也絶其類而上從五要非柔正不能

王伯厚曰幾望者在小畜之上以抗陽凶在歸妹之五以應陽吉中孚之四從陽故无咎也程敬承曰在初一意從四而防其他在四則一意從五而絶其類何也初重謀始四戒植私始交貴正私交非正也

九五有孚攣如无咎象曰有孚攣如位正當也

胡雲峰曰九五孚之主也合九二共爲一體包二陰以成中孚其固結如此故其象爲攣如在九二則曰靡九五則曰攣皆固極不可解之象其一德之所致乎

易述曰人君之孚當洽於臣隣而后貫於億兆爲孚乃化邦之事非德之正當何以有此諸于相曰位正當者取人以身也不以剛徤中正居尊位則雖有臣亦疑之而不能用矣唐凝菴曰五止曰无咎反不若初之吉者五猶待位而行初則最初一念也

上九翰音登于天貞凶象曰翰音登于天何可長也

易述曰仲虎曰鷄鳴必先振其羽故曰翰音而其鳴有

信故于中孚言之象旨鷄巽象居巽極在卦上登天之
象中孚之卦取中之孚飛而求顯鳴而求信非中孚之
道侯果所謂窮上失位信不由中是也九二在陰而子
和上九飛鳴而登天其道蓋相反也橫渠張子曰上處
中孚之窮不久將變爲小過初六故小過初爻曰飛鳥
以凶　趙氏曰信由中則此感彼應雖幽隱而必和信
不由中則聲大實喪雖揚詡而不長故邦家之聞不如
內脩之達達者鶴鳴在陰之類也聞者翰音登天之類
也　邵國賢曰鶴知夜半鷄知旦皆有信之物故中孚
取之九二澤體故有在陰之象上九風體故有于天之

象　或曰鷄之鳴未嘗不信但當孚道之終居外卦之外即有可信非由衷之信也虚聲外餙中實内喪天下其孰信之哉曰何可長見誠於中者之可久而餙於外者之不可繼也

程敬承曰孚貴中也不中不足以語孚二曰隱五曰攣在陰之和中心之願也斯其孚乃化邦之原乎初重始交無他則孚矣四戒私交匹亡則孚矣六三疵無定主而徒取信於旁敵上九膠不知變而徒執信以求通豈所語於孚之中哉奚以應天奚以格豚魚非化邦之道矣

小過䷽ 艮下震上

陸庸成曰小過之時用靜吉用動凶之時君臣俱弱矣上動下止上作而下不應矣陰盛陽孤小人制君子矣此用靜之說爲君子計也然而小人亦不得倚時以防君子故先歆之以亨卽戒之以貞而且曰貞者就小事吉也才力只可小就故也若大事則俟大者爲之然大者亦于時有不可矣所謂可小事者如飛鳥遺之音非小過之象乎四陰爲翼而外張二陽爲腹而中實宜下不宜大者上則震動下則艮止也故已過而上則大亢爲逆下則雖過猶順也其曰大吉非爲小者許也小者

能貞于小事而安于下之宜則大者吉吉不在小也小既順大大何患矣

蔡汝楠曰聖人立小過卦以見權衡之妙可小事宜下孔子猟較鄉人儺麻冕從衆之類皆是此理當之小過即是時中鄒朗曰小過一時之用也大過一世之用也

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

游讓溪曰陽大陰小陰陽之分也爲卦四陰在外二陽在内陰多於陽然過於陽而已非若浸長之消陽也故曰小過陰雖過盛而用柔得中故亨利貞者安守其分

義之正而不越也柔中非若剛中之才故可小事而不可以當大事費褘曰保國治民謹守社稷如其功業以俟能者此小過之貞也勢盛而其心能下猶飛鳥遺之音志於在下而不上乃大吉也　潘雪松述曰周宴曰小過亨者時當過矣不過則不行故有亨道利貞者可過而不可過乎常也故其道又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小過之所宜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小過之象也大吉非常之吉非一物一事之吉也陰不過陽其吉甚大洪覺山曰大事必陽剛君子而后能其所大吉者亦就陰中之大而言耳　陳紫峰曰卦辭許多說話不外可

小事而宜下也又總之不外利貞二字而已小事而宜下正所謂利貞也大意謂小過固可以得亨而又必利貞利貞者何蓋可小事而不可大事惟爲吾陰柔才力之所能爲而不强其力之所不及且其小事又必收斂退抑而不至于過甚宜卑下不宜高上乃得大吉也

方獻夫曰大壯取羊象者以全體爲兌兌爲羊也小過取飛鳥象者亦以全體爲坎如鳥橫飛　此象故就飛鳥爲義　雲峰胡氏曰易貴陽賤陰故陽函陰爲頤爲中孚皆美名也陰函陽爲大過爲小過過非美名也大過以陽則猶許其往小過以陰則利貞以下无非

戒辭

彖曰小過小者過而亨也過以利貞與時行也柔得中是以小事吉也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有飛鳥之象焉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下順也

唐疑卷曰彖曰小過之亨何也小者過因其過而善用之亦有亨之道也約說曰時當過而過非過也時之宜也乃所謂正也小過之道於小事有過則吉者而傳以卦才言吉義柔得中二五居中也陰柔得中能致小事吉耳不能濟大事也大事非陽剛之才不能濟三四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小過之時自不可大事而

卦才爻不堪大事與時合也失位謂四失正以此見凡言得位者皆得正位也易道貴中正如此　彭山曰小事吉謂小者可過也不可大事謂大者不可過也當小過之時而過于大則力不能任而爲所不當爲矣有飛鳥之象焉鳥遡風而上則爲逆此與人之力小謀大者同隨風而下則爲順此與人之量力安常者同見小過之爲順而不當强爲其大也　蘇紫溪曰卦辭只是發出小過之意彖傳提一時字最妙事有大小惟其時之可而已處事有上下惟其時之宜而已時當大事則以大事爲貞是可上而上也時當小事則以小事爲貞是

可下而下也宜也時當小事而欲爲大事是不能下人而强欲上人也非宜也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卽可小事不可大事之譬原无二層意彖傳非鳥之象不必添內實外虛字言是可小事而不可大事也固人道之宜也而觀之於物有飛鳥之象焉鳥飛已過而遺之音過之象也鳥之音順風而下不能逆風而上人情事理猶是也上則逆下則順也逆卽逆時順卽順時正與時行相應　陸氏曰中孚卦柔在內而剛在外有鳥卵實之象今變爲小過則剛在內而柔在外有飛鳥之象飛鳥之象卦之全體象之內二陽象鳥身外初二五上象

鳥翼之而初上其翰也鳥舒翼而飛有過之象鳥鳴立則首向上飛則首向下飛鳥遺之音此又以鳥音取小過之象彖吉上則乘剛故不宜上下則承陽故宜下唐凝菴曰宜下不宜上即飛鳥所遺之音夫小過爲飛鳥而其音如此則其能下而順可知故猶得大吉耳艮喙而震鳴鳥音象

象曰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

朱子曰小過是小事過又是過于小如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皆是過于小退後一步自貶底意思又

三者皆是宜下之意　潘雪松述曰吳氏曰山上之雷震于高處然其高不能及天上之雷但能小過于出地之雷與澤上之雷而已故名小過獨立不懼遯世无悶乃大過之事恭哀儉三者雖過亦小過之事汝中曰時有喻禮而忘乎恭治喪而忘乎哀用奢而忘乎儉者君子矯之蓋可過乎恭不可過乎慢可過乎哀不可過乎易可過乎儉不可過乎奢也又以爲不可甚過恐恭之愼爲足恭哀之甚爲滅性儉之甚爲吝嗇也雖小有過而不害其爲過所以爲善體易　項安世曰曰行曰喪曰用皆見于動以象震也曰恭曰哀曰儉皆當止之節

以象艮也　洪覺山曰山上有雷雷出於地而未升于天故曰小過謂小事過而所過者又小也恭哀而儉敬慎收斂動而止之有陰道存焉皆小之義宜下之意是過之宜者也然於震而言之何也曰矯時餙俗非有堅忍之志過人之性不能也　晁嵩山曰時有舉趾高之莫敖故正考父矯之以循墻時有短喪之宰予故高柴矯之以泣血時有三歸反坫之管仲故晏子矯之以救表雖非中行亦足以矯時勵俗也纂言曰三者非有取於過也恭以救諂哀以救易儉以救奢救其過以補其不足趨於平而已是過至此所謂時中也

初六飛鳥以凶象曰飛鳥以凶不可如何也

徐進齋曰初柔本下而上與四應四動體初從四而動如鳥之飛動而不止又小過之義上逆下順初躁動而從上失宜下之義故凶按初六不好全在一飛字鳥之音宜下而飛則上也　朱氏曰以如師能左右之曰以四動體而躁初艮體不正柔則止不當過也有應在四爲四所以不當過而過其過至如飛鳥迅速雖欲救止不可如何其凶必矣與咢信如何也同象是謂惡成而不及改者　仲虎曰大過有棟撓象棟之用在中故于三四言之小過有飛鳥象鳥之用在翼故於初上言之

然初二五上皆翼也何獨于初上言之鳥飛不在翼而在翰初上其翰也飛于初已凶于上可知矣大過之初過謹則无咎小過之初不謹凶有咎　陸庸成曰初凶而上加災眚焉不宜上之故也

六二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

傳陽之在上者父之象尊于父者祖之象三爲父四在上故爲祖五陰而尊祖妣之象二與五居相應之地同有柔中之德志不從于三四故過三四而遇五是過其祖遇其妣也不及其君遇其臣謂上進而不陵及於君適當臣道則无咎也遇當也過臣之分則其咎可知王

輔嗣曰過而得之謂之遇在小過而當位過而得之之謂也

按祖妣只作陰陽象陽亢而陰順也過祖遇妣是去陽而就陰去亢而從順非實以三四六五爲作兩樣人也如此則不凌及於君而適當臣道之常矣无咎相過之謂過凌逼之謂及適相當之謂遇不及其君遇其臣宜下宜順也盧進伯曰介夫謂不進亦渠之以皆過者何在小過者故也愚謂過其祖是往高亢的一邊過却又遇妣是不過于亢也不及其君是往界巽處一邊過却又遇臣是不過于巽也　游讓溪曰臣過其君非坤道

矣小則有專恣之嫌大則有僭偪之禍故不可也或曰此與不可大事之不可同所謂宜下者　洪覺山曰二以柔應五未爲不可而以不及其君爲善何也小過陽皆失位而五非剛中故以不應爲助以不及得柔中爲可小事也

潘雪松述曰小過可小事不可大事不宜上宜下居下得中率陰之分而不過乎則者惟此一爻故以小事之可得而過者發明六二之不過乎陽所以无咎也　一張雨若曰及即過春秋書法我所欲曰及則不惟與之齊而且所主在我矣

九三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凶象曰從或戕之凶如何也

按弗過防之還從本義作一句讀爲是張中溪曰凡事不可過惟君子之防小人不可不過爲之慮也當小者過時衆欲害陽須過防方免而自恃其剛不過爲備而反從之防檢一疎傷害立至或者不虞之意也蔡虛齋曰唐五王惟失此義中武三思之害故爲人君爲人臣者不可不知春秋尤不可不知易　胡雲峰曰聖人以此戒三謂當以陰之過也而防之不當以陰之比也而狎之程傳曰防小人之道正己爲先

程敬承曰九三剛正衆陰欲害曰防亦以正爲閑耳防

跡而反從之所謂剛正者安在乎夫陰性之害人甚矣雖過防猶懼不免況乎防之不至至小者或過而一肆害於陽凶將如之何象曰凶如何也危之之詞所以聳動君子使知過防之不可已耳

九四无咎弗過遇之往厲必戒勿用永貞象曰弗過遇之位不當也往厲必戒終不可長也

按九四當過之時以剛處柔只可小事所以得无咎者寧安於下而順毋過於剛而逆也旣弗過剛則適合其宜矣故云遇之若去柔而更以剛往弗遇則過故有厲而當戒戒其上也然則將以處柔終乎剛不可過柔亦

不可過如戒往厲而執柔之遇以爲常是天下事无時可用剛也焉乎貞貞有時在柔又有時在剛惟其宜耳勿用固執也蘇紫溪曰遇如遇臣之遇弗過則遇時之宜也弗遇則過非時之宜也　蔡虛齋曰周公係此爻上句言弗過遇之又曰往厲必戒說得似太重了故復着勿用永貞一句以裁之然後於理爲盡也

位不當言四之位則然自守免咎可矣安能進而爲大事而曰弗過遇之者蓋時當小過過柔乃其宜也朱子曰勿用永貞便是不可長久係詞曰爻不當則吉凶生九四位不當而遇之是爻不當而吉生焉者

仲虎曰戒三之從者貞從在下之陰也戒四之往者往而從上之陰也吳氏曰陰柔過盛陽剛但宜下退不宜上進四居柔則能下也三居剛則好上也下則凶或可免上則凶不可免矣　陸庸成曰三四俱剛失位而不可大事者故均止之曰弗過又三儆其防𨻶則召災四其遇往則致咎亦爲大者慮也

六五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象曰密雲不雨已上也

潘雪松述曰雲升而不爲雨者陰陽和則雨六得五位是小過大陰之盛也而艮之陽爻已止于一卦之下而

不交故有密雲不雨自我西郊之象西陰方陰雖極盛不能成功而僅取六二同類之陰以爲己用故有公弋取彼在穴之象程傳五與二本非相應乃弋而取之同類相取兩陰豈能濟大事乎猶密雲之不能成雨也

象曰密雲不雨已上也謂不宜上也已上則過之之意亢者過之極也又曰初上象飛鳥在穴不飛者也陰類也中虛穴之象不言射而言弋不言獲而言取不言于高墉而言在穴皆謂陰小之不足大有爲也言畜以小畜大而諸陽不爲六四用小過以小過大而二陽不爲六五用也故詞同繇　中溪張氏曰小畜以一陰畜五

陽則不能固乎陽曰不雨言陽尚往不與陰和也小過以四陰包二陽則不能制乎陰曰不雨言陰已上不爲陽和也朱子曰密雲不雨大槩是做不得事底意思

上六弗遇過之飛鳥離之凶是謂災眚象曰弗遇過之已亢也

胡雲峰曰六二一陰柔中正故曰過曰遇九四陽弗過而遇乎陰上六陰弗能遇而過乎陽四无心之遇上有心之過也初之飛鳥已凶上飛鳥而離之凶可知矣不特曰凶且天災人眚無不有之然則陰之過豈陰之福哉張雨若曰是謂二字有味无妄之災君子以爲猶福也

怕尊自我作是罰之災耳

王註小人之過遂至上極過而不知限至于亢也過至于亢將何所遇飛而不已將何所托災自己致復何言哉

俞林屋曰六五已上則其已過也上六又過甚故曰已亢兩已字俱是已甚之已　仲虎曰此爻與四正相反四曰弗過遇之者陽微而弗能過乎陰反遇乎陰也此曰弗過過之者陰上而弗能過陽反過乎陽也小過陰過而陽弗過之時故四言弗過而上言過四前有陰有相遇之理上已過陽無復遇之期故四言遇而上言弗

過飛鳥離之取遠過之象陰過如此非陰之福也
纂言曰初六之以凶其辭若急至九四曰无咎曰厲勿
用則其辭緩何也九三之或戕其辭猶疑至上六曰離
之曰凶曰災眚則辭決何也蓋柔之益陽剛俱宜下退
不宜上進四居柔能下也三居剛則好上也下則凶或
可免上則凶不可免矣此六四之辭所以先急而後緩
三上之辭亦以始疑而終決也
程敬承曰卦名小過而以小者爲過越大者之事則不
可也是聖人所深戒也故六爻中惟取其弗過而遇者
不取其弗遇而過者何也過則已上已亢逆道也此飛

爲之所以凶密雲之所以不雨也聖人弗過之訓於三四惓惓焉揔之則不可過之一言盡之矣

既濟䷾ 離下坎上　未濟䷿ 坎下離上

仲虎曰後天以坎離居先天乾坤之位故上經首乾坤終坎離下經亦以坎離之交不交終焉坎陽而離陰坎先而離後上經乾坤之後坎上坎下凡六卦下經亦以坎上坎下終焉卦名既濟未濟亦且取義于坎五行坎中之水最先而天下坎險之時最多也　陸庸成曰天地交則泰不交則否而天地之用見于水火故泰者既濟之純既濟者泰之雜否者未濟之純未濟者否之雜以

卦畫觀之坎離錯綜即是否泰互見耳

按卦水在火上水火相交各得其用故爲既濟謂萬事已濟也六爻初與二交三與四交五與上交陽六入于陰則既濟可知矣又卦水上火下有既濟之象

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

潘雪松述曰既濟亨小亨於陰柔之小也小謂三陰三陰得位而三陽下之故言亨小六爻剛柔正位故利貞

章氏曰初吉終亂以柔在二則吉在上則亂卦象離明在内坎險在外亦有初吉終亂之象治極而偷安亦陰柔爲之也

陳潛室曰既濟之卦時既濟矣而曰亨小者盖既濟之尾乃未濟之首有儆戒无虞之意故只可言小亨也既濟終爲未濟故又曰終亂　張雨若曰既濟亨小只緣既字不好好時節將過了故但可小小得亨而已此時正當着意謹守而利於貞不可謂既濟而遂忘戒懼邵子論易每到中半處便回頭却顧正是此意此何故盖既濟之初心尚警惕所以可吉及既濟之終則怠心生而紀綱廢弛萌矣亂所必至此所以利貞也　胡雲峰曰創業之主以憂勤而吉守成之君以逸樂而亂初吉不幾時終亂乃迭見聖人所以於既濟之時深戒之

也

彖曰既濟亨小者亨也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初吉柔得中也終止則亂其道窮也

洪覺山曰既濟六爻不惟皆相應而剛柔无一之不當其爲既濟豈不大哉而彖以爲小者亨焉何也初之吉與終之亂皆由于小也夫天下之事陽主之陰成之其成其敗未有不由于陰者故觀亨小而終亂之意在目前矣豈但濟極則小也哉是故泰者將所有爲者也治之未成羣陰未伏雖欲止焉心弗止也治之既成水上火下陰陽大小各歸其所无所有事止心于是乎生矣

故雜卦曰既濟定也可知終非能亂而亂之者止心也止則窮矣思患預防所以通之爲不窮也

按小亨者亨而漸微之意見亨之大者既通而不足恃也此時非守之以貞雖小亨豈能保乎貞只是憂勤謹畏即下所謂正與中者是已而卦體初三五皆居陽二四上皆居陰是剛柔各得其正而位當也剛不至好大生事柔不至好逸滋救此保濟之善道所以繼治亂之運者也而惟其初終有兩念故治亂无定時其初柔而不過憂勤而不敢得中吉也後來柔漸靡怠荒无所事事而止心生矣止者道之窮也卦詞曰終亂彖曰終止

則亂其害微矣

象曰水在火上旣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洪覺山曰水在火上則水火相交相成而又坎體在外則内險已過是爲旣濟旣濟何以思患預防也水性常下火性常上旣濟之尾卽未濟之首思患預防離明知險所以常濟而不敢有終止之心旣濟之功也旣濟无功惟思患預防以爲功瞞翁所謂此卦及六爻皆有儆戒之意泉翁以思爲治亂之原得失之幾是也

劉調甫曰大抵亂世之主其心多困治世之主其心多逸逸則生亂困則生治此東隣之殺牛反不若西隣之

受福其所處使之然耳聖人爲戒每于防盛之時其旨深哉

程敬承曰旣濟本无患正惟無患乃生患患生於无毋隱而不及思思者思其終也患生於无亦卒而不及持故貴於防防者防其始也防之豫則終无患矣豫防不過是守貞蔡子木曰只憂勤便是豫也天下原无必可防之法

初九曳其輪濡其尾无咎象曰曳其輪義无咎也

邵國賢曰旣濟之貞言乎其旣濟也其道有三故尾可濡弗可喪鬼方可伐也未濟之貞言乎其未濟也其道

亦有三故尾可濡輪可曳大川可涉也指重發因時

而動並行不悖如是哉既濟之窮則之於未濟故曰濡

其首未濟之極則反於既濟故亦曰濡其首言平之不

可玩也與險之不可不戒也至矣哉

洪覺山曰既濟六爻何以也初吉終亂盡之矣初吉何

以義在于曳輪也輪在下尾在後初象也獸行必揭其

尾曳輪濡尾未濟象也蓋既濟之初有未濟之意而九

又以陽剛中正明幾慎始欲進而未敢遽行故車為曳

輪狐為濡尾如晦翁引老子所謂與今若冬涉川涉則

畢竟是涉只是畏寒未敢輕涉是也車行而常若曳輪

狐涉而嘗若濡尾只是一點敬愼之意愼則終能前終能濟矣陸庸成曰濟因坎險而得名故既未之六爻其首尾俱以濡爲義又坎爲輪亦濟險之具也初九又大才而操小心當既濟而恐若未濟義之所以无咎也蔡虛齋曰此全是憑初字說道理初則逸欲未萌止心未起故能謹戒如是義當得无咎也象加一義字正與道窮相反

六二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象曰七日得以中道也

胡雲峰曰五雖與二應而不汲汲于求二者處既濟之時剛中反爲中滿故曰二欲自行其道不可得矣然五

雖不汲汲于二三守中正之道亦不汲汲然逐之數極
則必變道窮則必通不然喪但失其在外者逐則自失
其在我者矣夫我先有失焉乎七日得久凡六七則復
始七日得即自勿逐得也　趙氏曰其稱婦者以陰適
陽一之所以行也人情以得喪動心不免逐逐失其所
以自守者六二柔順中正不干乎時不失其主久而正
應者合又為勿逐七日得之象王弼曰體柔應五履順
承剛婦之義也婦人出門必有茀自蔽而后行喪茀退
不可行喪茀勿逐不亟於求行也逐者從物也從物則
失其素守而二中道在我久之將自定不得行於今必

得行於后

象曰以中道也中道在二舍我其誰語中亦有勿逐意

陸庸成曰二即離之六二與黃離之中道同二即離之

上九故亦有出征之義

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象曰三年克之憊

也

潘雪松述曰九三在内卦之上内治已濟動而之外亦

陽剛當位之所有事者故以高宗伐鬼方之事明之以

中興賢君伐遠方小夷不貪近功不幸苟勝三年而後

克之蓋盛世勤民之難也高宗可謂善用剛于既濟者

矣既濟之時啓多事之端者必小人故戒以小人勿用
小人居盛不虞其衰成功不慮其難者也九三離日昃
剛得正而位不中聖人惟恐其失之躁動也爻詞致警
深矣坎險在前上六陰柔有鬼方之象離爲戈兵有伐
之象由三爻至上有三年之象密比四陰有小人勿用
之象或曰高宗之事不在五言而在三言取其中興者
也又曰三年克之憊也程傳言憊以見其事之至難在
高宗爲之則可無高宗之心則貪忿以殃民也　汪咸
池曰此聖人重用師也辛苦得之則當兢業保之知其
憊則知其所安矣

盧中菴曰三年克之有箇周悉萬全慎而持久意思小人勿用必如趙充國郭子儀者用之一則言其不可輕動衆一則言其不可輕任人也鄭東谷曰无事之世拾內治而倖邊功者皆小人啓之也故三代之兵未嘗用一小人用小人是平一亂而生一亂也聖人此意甚微唐凝菴曰小人卽上以其爲終亂之人也師之小人勿用言于行賞之日旣濟之小人勿用言于用兵之時何也師以毒天下言似當天下之亂也天下方亂歸者如市焉能擇人故用舍在行賞之後旣濟以伐鬼方言似一方之亂也一方之亂威命方行用舍由巳故勿用在

震伐之時各有攸當也爲戒如此不免于終之亂小人之害其甚哉

仲虎曰六爻皆警戒意于初則勉其戒謹于二則戒以勿遂于三則戒以小人勿用蓋旣濟之時惟欲其持重緩進常如未濟之時

六四繻有衣袽終日戒象曰終日戒有所疑也

朱子曰以柔居柔能慮患預防蓋是柔善底人心不粗便慮事細密　張中溪曰六四出離入坎此濟道將革之時也濟道將革則罅漏必生於此四坎體也故取漏舟爲戒終日戒者自朝至夕不忘戒備常若坐敝舟而

水驟至焉斯可以免覆溺之患易述曰終日者居三之後離明盡而坎月方升之時也

按大象思患在預防之前此終日戒在預防之后約說曰終日戒懼常疑患之將至也疑故不敢自恃其有備

汪咸池曰天下之治亂生於心終止則亂能疑則濟

程敬承曰九三善用其剛所防在外患六四善用其柔所防在內治其爲思患預防一也

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象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時也實受其福吉大來也

潘雪松述曰九五剛居中正當物大豐盛之時而位在

儉體中而易滿故借東鄰西鄰兩家祭禮以示警懼夫
祭特為大時苟得矣則明德馨而黍稷可薦明信昭而
沼毛可羞是以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
在于合時不在物豐也蓋即兩鄰而言其一既濟者非
時特殺而誠不足有止而不進象其一未濟者將舉常
事而誠有餘有進而受福象言鄰以省五使知所戒也
既濟之事其盛无以加其終不可反懼之甚也孔疏吉
大來者非惟當身福流後世也　紀聞曰殺牛盛祭也
禴薄祭也盛不如薄者時不同也時之過如月已望而
將將之時乎時之始至如月方弦而將至于望之時也

蘇氏謂東西者彼此之詞不以五與二對言卦詞初吉終亂東西即初終之意也或曰東陽也謂五西陰也謂二

雲峯胡氏曰夫文王與紂同此一時耳在紂則爲已過之時在文王則爲未至之時也然禍在天地間未嘗不以與人非吝于紂而私于文王也文王實有以受之紂則无受之之道耳

程敬承曰凡物彼來此受吉之大來以二之實受也實受者誠實以受之禴祭可享非誠不能格也　蔡虛齋曰象傳提出時字而文義自明吉大來也此正以時言

大來有如川之方至日之方升意其與五之時已過者何如也

汪咸池曰五當濟時不肯思患預防至時不在我而卒使二收其福則亦可爲人君之炯戒矣

上六濡其首厲象曰濡其首厲何可久也

潘雪松述曰坎爲濡上爲首旣濟之極水火反復之變必矣陰柔處之忽而不戒以之於其窮有濡其首之象危可知矣彖詞所謂終止則亂也　洪覺山曰濡尾則猶有可爲之時至于濡首則身首俱在坎中吾見其溺而已矣是故君子之濟世必須以身在濟之中如六爻

尾首俱濟而又能自拔于逸欲不至以身沉溺乃可成也誠齋楊氏曰上六以柔懦之資懐亢滿之志居治安之極如巳濟大川自謂沒世無風濤之虞矣不知旣濟其一又過其一一求載而无宿舟求涉而無善游蹇裳馮河濡至于首則溺其身可知矣旣濟之窮則之于未濟故曰濡其首未濟之極則反于旣濟故亦曰濡其首

張雨若曰何可久愈見思患當豫防至此則無及矣

或問旣濟上三爻皆漸漸不好去盖出明而入險四有衣袽之象而曰有所疑也便是不美底端倪五殺牛則太自過盛上濡首則極而亂矣不知如何朱子曰好時

運到那時都過了康節所謂飲酒酩酊開花離披時節

所以有這樣不好底意思出來

蘇紫溪曰既濟之時至盛時也乃免以利貞危以終亂聖人獨有深憂何哉良以未治易治也既治難保也吾觀席全盛之勢者多支吾於目前之狹際恬熙之會者多苟且於一時之安此經營禍亂不足以爲憂而養安無事深足以爲畏也聖人知其然故不幸非在天而欲繼之以人濡尾曳輪謹其始也衣袽日戒慮其終也喪茀勿逐堅其守也禴祭受福昭其信也皆君臣兢兢以保既濟之盛者也不然濡尾不戒至於濡首終止之亂

人自爲之天何尤哉嗟夫猾夏之禍不在鬼方而在欲竇深淵之隕不在濡首而在迷心于逸于樂動色於虞庭玩人玩物陳規于周后聖帝明王之時其慮深矣故曰防乎其防是爲易之大綱

程敬承曰六爻之義初吉終亂盡之時遂分下三爻爲初吉上三爻爲終亂似太拘泥愚謂保濟之道惟思患預防勝矣初之曳輪濡尾慎動之始也二之喪茀戒行之亟也三之勿用防外患生也四之衣袽恐内治疎也五失時而不戒故受福不如西鄰上止極而終不戒故濡首而不可久其防其防其君子所以保濟而永无不

濟者乎汝吉曰噫既濟矣經幾終而六爻之辭危乎危
无吉亨利之文故易懼以終始也

未濟䷿ 坎下離上

崔憬曰序卦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終焉夫易之
爲道窮則變變則通而以未濟終者亦物不可窮也未
窮則有生生之義

張獻翼曰未濟緣既濟立象故濡尾濡首兩卦既同而
伐鬼方與曳其輪先後一位兩諸爻之義内卦皆未濟
之事欲人之謹于求濟外卦皆已濟之事欲人之謹于
處濟也

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

按水上火下不相爲用而三男又皆失位故曰未濟未之爲言非終於不濟也特云未耳有待而濟也未濟有濟之理故亨然而致亨有道焉時方在險擾亂爲難以謹畏之心求濟則終濟矣如不自度其才小力弱而鋭然冒險漫无所畏如小狐汔濟而濡其尾豈能濟乎故无攸利

程傳狐能涉水濡其尾則不能其老者多疑畏故履冰而聽懼其陷也小者未能畏慎故勇于濟勇于濟必至濡尾而不濟矣周用齋曰凡事每成於老成練達之才

而多敗於少年剛銳之輩故聖人以小狐象之　易述曰小者才不足狐者志不果之稱狐尾豐於身濡則身隨以溺小狐力未强汔濟而尾爲之濡濡則不能終濟无攸利

彖曰未濟亨柔得中也小狐汔濟未出中也濡其尾无攸利不續終也雖不當位剛柔應也

按卦辭以未濟將濟之理言亨彖却歸重人事蓋未濟之時非小心愼密處置得宜者不能濟此六五柔而得中所以致亨也小狐以象人之才小力弱者汔濟而尚未出險中此時正須畢力維持謹始圖終以收未濟之

利而乃曰濡其尾无攸利者始乎不謹卒乎不克濟而无所終也然則天下事將遂已乎卦之六爻雖不當位而剛柔皆應相應則相須力協功成而終有濟矣此見未濟之必亨特在人之績終耳　項氏曰于无攸利之後復言剛柔應者覆解上文亨字也雖无攸利用其柔中以與剛應自有到亨之理此夫子所以贊易也洪覺山曰未濟之亨何復以柔言也曰重離也五行之所難伏者火七情之所難制者燥易之性也五柔得中則能下與陽應而有可交之漸矣是故既濟之善在初未濟之善在終未濟之五即既濟之二也既濟之險在外未

濟之險在內既濟之終止則窮未濟之不續終則不利故二之不出中即五之未應二也　經繹曰既濟敬終未濟亦敬終大易貞勝以敬勝始終敎萬世无窮焉

程敬承曰既濟之吉以柔得中未濟之亨亦以柔得中可見濟天下事者未有不自一念謹畏中畱何者也既濟而曰終止未濟而曰不續終可見濟天下事者未有不自一念堅持中底績者也　唐凝菴曰既濟之濡尾以離而受坎之濡為濟未濟之濡尾以坎自濡其尾而不濟尾在一身之終一身皆濟而尾獨不濟有身尾不相續之象葢未濟之初即既濟之上其在上則以止而

不能終離之功其在下又以汔而不能繼離之濟六十四卦中剛柔之不當位无如未濟惟其六爻皆相應則剛柔相濟猶有可濟之道者也　周用齋曰柔得中也天下豈終于不濟乎濡其尾故不終濟也雖然剛柔應也天下豈終於不濟乎聖人之情見矣得中則舉措當相應則心力協此濟世之道也

象曰火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慎辨物居方

歐陽永叔曰火在水上物各失其所居矣故君子慎辨其物宜而各置其物於所宜居之方使不相犯所以待其濟也象言水火異物辨之使羣分水火異方居之使

類聚夫始以異物各止其所既以同居各適其用其求濟者終濟矣逌詞曰或問曰此與同人之辨何以異曰同人別其所同也未濟致之各異

按天下未濟特物多易方貴賤混淆名器倒錯孰爲辨之使各居方所也者濟世之君子觀象于水火而得是道矣辨非專指水火也物字所該甚廣蓋君臣上下各止其所之意慎辨慎字重不慎則不能辨矣時當未濟无事不要謹慎況辨物居方乎　經繹曰易首咸虛无心以受人終既濟思患豫防表无心之心不可无也首恒立不易方終未濟慎辨物居方表无方之方不可過

也

初六濡其尾吝象曰濡其尾亦不知極也

潘雪松述曰象旨以陰居下方將涉險而尾即濡與既濟登岸而濡尾者異矣極者終極之謂初知當濟而不自審其績終之難故曰亦不知極也　王輔嗣曰未濟之始始于既濟之上六也濡其首猶不反至于濡其尾不知紀極者也猶曰無休已也　徐氏曰既濟初濡其尾无咎未濟初濡其尾吝者既濟之初才剛足以有濟又下卦離體明也明則知緩急之宜而不急濟故以濡尾為終濟之象而无咎未濟之初才柔不足以濟又下

卦坎體陷也陷則月險以進而急于求濟不知未濟之義則至于濡尾而不能濟矣故吝

九二曳其輪貞吉象曰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

潘雪松述曰敬仲曰曳其輪未濟也時在險中勢未可濟不敢欲速貞正之道也故吉中者无過不及之謂九二之曳輪不犯險而過涉不畏險而不涉中以行正與時偕行其出險而有濟必矣　熊氏曰曳輪一也旣濟僅无咎而未濟吉初不中而二中也

程敬承曰坎自有輪曳象所以曳輪乃其自曳也本義自止而不進是也此蓋其才不足以進正以柔君而處

艱難之時非過剛月進者所能濟故寧詳審毋躁急者濟之正道也所以吉也夫二何以能貞吉也艱難之時以慎密不急濟爲中九二居柔得中所以能審慎而行其正也得正故吉

六三未濟征凶利涉大川象曰未濟征凶位不當也

旣言征凶又言利涉何得失相矛盾若是蓋其陰柔不中正以淺才涼德之身欲往而求濟徒取禍耳然以柔乘剛藉其力可以共拯而在坎上亦將出乎險矣故有利涉大川之象　王註二能拯難而巳比之夷巳委二載二而行溺可得乎何憂未濟胡氏曰旣濟六爻不出

卦名獨未濟六三揭出卦名而曰未濟征凶者以六三柔居陽不當全體所以未濟者以此洪覺山曰征者自征涉者乘物也征則不能而利求得所乘以濟此在夫三之自審之

象曰位不當揔是才力不足苟不藉陽剛之力而欲以濟險難矣故獨征則不可聯一以涉則利也纂言曰未濟諸爻皆位不當而獨於六三言之以未濟由六三故也

九四貞吉悔亾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象曰貞吉悔亾志行也

濟天下之艱難非剛健之才不能也却又不可過中九雖陽而居四動必未正故戒以貞貞則吉而悔亾不貞則不能濟有悔者也震動也九四之動爲亟震也震用以伐鬼方用之得其正者蓋既出内險必當遠征而後濟天下事然始出於險其德未盛未可遽求成功非極其陽剛用力之久不能也故有三年賞於大國之象如是之謂吉而悔亾志行云者未濟時志存必濟以其正故得行其志也鬼方之伐九四之所爲貞也　隆山陳氏曰既濟之三離之上也未濟之四離之下也二爻正當濟難之地故象討伐按未濟之四即既濟之三故鬼

方之伐旣未皆用之然四六有不當位之悔者何以能貞吉而悔亾也志在用震之動出坎之險以行正也此所以吉而悔亾也　又曰伐鬼方卽旣濟九三高宗伐鬼方之事伐鬼方用剛者也故曰震未濟之世利用動故喜其伐鬼方之賞旣濟之世利用靜故憂其伐鬼方之備

按此爻舊說有以變化氣質言者似與濟時不合程傳說是已

六五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象曰君子之光其暉吉也

陸庸成曰六五儷柔得中耳當未濟之世乃以貞正而吉孚以誠而又吉以光暉而又吉備三吉而無一悔其盛乎他卦何也爲文明之主而能虛中以臨照百官推誠以任用賢佐故諸臣戮力大君端拱安得不變未濟爲濟而四表上下其被格寧有涯哉光即孚醞之而發越暉即光布之而炳燿非有殊也　潘雪松述曰六五以柔居中虛其心而陽爲之應得君道之正也故吉而无悔貞其固有非戒也悔其本無不待于亡也五文明之美發揮于事業故曰君子之光離體本有光而乘承應皆陽剛君子相助以濟而成光輝王註付物以能而

不自役使武以文御剛以柔斯誠君子之光是巳離體
中虚陽剛之所以附故曰有孚吉五爲未濟之主終能
无不濟而吉者以有孚也夫以誠交物者物亦信焉物
皆竭力功則克矣上言貞吉下明貞吉之在誠也　洪
覺山曰林氏栗曰四應在初故先悔而后亾五應在二
故貞吉而无悔光者離明之謙光也孚者孚二之陽實
也暉者實之發濟之善也唐凝菴曰孚在内則光有體
光在外則孚有用表裏相稱實德充盈光輝昭著莫非
心精之發越安得不吉貞吉之吉吉在五暉吉之吉吉
在天下

上九有孚于飲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象曰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

有孚本六五有孚言六五有孚孚於陽剛與之共濟功成矣時至上九自未濟而之濟正當與時安息休以无事以待天命之自至有孚于飲酒之象卽需所謂飲食晏樂也不妄生事何咎之有若自以身處事外不以事警心而事將廢旣濟之所以失也人心易放故聖人諄諄　項氏曰旣未濟皆取義于濟故兩卦初上皆稱濡然得失不同者旣濟自二始濟則初雖濡尾而不害其爲旣濟也故无咎未濟正坐濡尾不能續終所以爲未

濟也既濟之中有亂之理故上六以濡首爲人事之危未濟之中有濟之理故上九以濡首爲人事之失也六五以九二爲孚則上九之孚者六三也濟以孚爲美然而所以用此孚者不可忽也六三以坎之離九自下升而入于上則飲食之象也上九自離入坎首反向下而入于酒則濡首之象也彼濡我則併我而入于險矣患難將終天下將濟當此之時上之舉動豈可有失失則敗矣此君子所以謹于辨物居方之事所謂亦不知節者正謂不明于辨也夫人居患難之久幸其將平方欲相與以樂其終而反因樂以壞其終此何等時而作事

如此亦可謂不知節矣

唐凝菴曰亦之爲言對初之不知極而言也家人之三于互離互坎之間曰失家節未濟于坎下離上之卦曰不知節則節正在水火之交矣上九陽實之孚未嘗不在失位之咎不能終免故聖人不與之以貞有以也四以震而成功上以濡而失是則治亂安危之機一息惕間耳聖人爲戒必于方盛之時有以夫　誠齋楊氏曰旣濟之濡首者水也未濟之濡首者非水也酒也水之溺人溺其一身酒之溺人溺其心以及天下國家故洚水之害小于儀狄之酒禹惡旨酒之功大于平洚水

一張雨若曰是字對非字看義所當爲之謂是是字該大易所言不過教人成箇是而已胡氏曰學易在求得真是焉斯其爲未濟終濟也歟不知節卽爲失是陳思獻曰義自有制度法則故謂之節節也義也是也一理也王應麟曰易之始終皆陽也始乾之初九終未濟之上九程敬承曰乾之初九以勿用始未濟之上九以失是終何也無用爲用而卷舒操縱總歸於是斯陽德完局也　胡雲峰曰既濟以中道離之中也未濟中以行正坎之中也既濟九五之時時卽所謂中也未濟上九之節節卽所謂中也堯之授舜只是一中字易三百八十

四爻只是一時字易於小象之末曰中曰時易之大義畧可見矣

總論焉文所曰未濟之爲卦也以水火不交也是以居中者其責重三四兩爻任其責者也三出坎而承離故以涉川爲利四居離而覆坎故以伐國爲功三以位四以才振難樹功上下所倚籍也若初之濡尾二之曳輪皆自量而不能濟或自避而不急濟未可語此也五居其成而言君子之光者以濟任人則可見者惟光也上處其逸而言有孚飲酒者以濟聽天則所事者惟飲也濟難在人而德不可不脩獲禍在天而義不可不盡貞

吉者勉其脩德也濡首者戒其違義也天人之道盡於兹矣 李西溪曰上篇首乾坤終坎離下篇首咸恒終既濟未濟亦坎離也天地之道不過於陰陽五行之用莫先於水火上篇首天地陰陽之正也故以水火之正終焉下篇首夫婦陰陽之交也故以水火之交終焉

馮厚齋曰乾上坤下離東坎西此先天之易天地日月之四象也故居上經之始終以立造化之體山澤通氣雷風不相悖水火相逮此後天之易六子之用也故居下經之始終以致造化之用既濟之後猶有未濟者示造化之用終則有始也

蘇紫溪曰上經終坎離以其爲天地之用也下經終既濟未濟以其爲坎離之交也然謂之既濟如花之既開生意將盡謂之未濟如花之未開生意尚含易不終既濟而終未濟其生生不窮之機乎夫欲生生不窮舍水火無繇矣水生於天而成於地火生於地而成於天以水之潤濟火之燥則非以火濟火以火之烈濟水之寒則非以水濟水一陰一陽互爲其根此天地人身所以生生而不窮也然水火非外物也吾心之中其津津然下潤者皆屬之坎其熠熠然上照者皆屬之離坎之潤也五官百體無處而不融洽離之燭也四肢萬化隨處

而有光輝故其明也爲知極爲知節其誠也爲貞吉爲
行正其誠而明也爲有孚君子之光萬古此此坎離萬古
此生生其何窮之有故曰雖不當位剛柔應也又曰君
子以慎辨物居方應則交相資而未嘗無辨則不相射
而未嘗无應生生之易盡於此矣